

著 大 賴
姓 久

日本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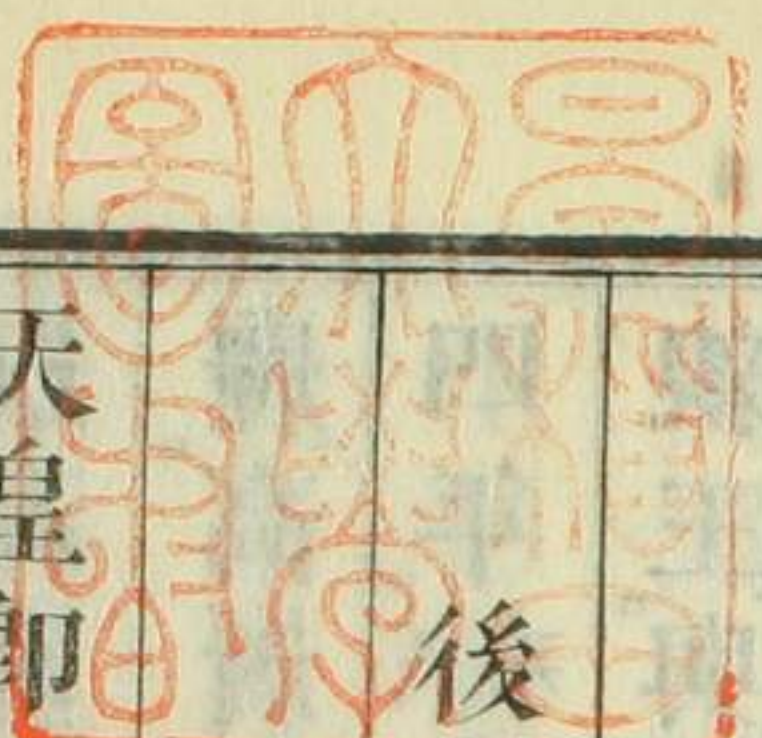
十四

伊5

706

14





日本政記卷之十四

賴襄子成

後龜山天皇

諱熙成。後村上第二子。長慶元年。改元三。曰吉門院。某氏在位二十年。

天授弘和元年。崩。壽及葬地闕。

天皇即位于天野行宮。賊將細川氏春來犯。大納言藤

原隆俊屯兵天野。夜襲敵營不克。死之。上移蹕吉野山

中。

天授元年。乙卯。北朝。秋八月。少貳冬資應菊池武朝。

與今川貞世戰。敗死。武朝。武政子。先是武政卒。武朝嗣

門 5
號 706
卷 14

日本政記

卷之十四

賴氏藏板

為肥後守。

二年。丙辰○北朝秋七月。足利直冬降北朝。尋卒。

三年。丁巳○北朝秋八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懷良

親王。與大內義弘戰。敗績。菊池氏族百餘人歿之。是

歲。高麗遣其使鄭夢周來。先是我西邊不逞者。數侵高

麗。高麗使來。見今川貞世。請禁之。

四年。戊午○北朝秋九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懷良

親王。與今川貞世戰。託麻原。破之。

五年。己未○北朝春。山名義理山名氏清入寇。陷土丸



藤波石垣三城。足利義滿出軍東大寺。徵近江美濃兵。

美濃土岐康行反。義滿召兵鎌倉討之。鎌倉執事

上杉憲顯既卒。子憲春繼為執事。遣弟憲房將兵而西。

會康行降而止。義滿既壯。不聽賴之。政稍縱恣。失人心。

氏滿因潛蓄異志。事覺。義滿乃止南行。以書讓憲春。憲

春諫。氏滿弗聽。憲春憂懼自殺。氏滿驚悔。乃以憲房執

事。冬十一月。細川賴之寇伊豫。河野通直戰歿。先是。

義滿役諸將。大營室町第。稱花御所。驕奢太甚。賴之諫。

弗聽。相嫌隙。近臣從而譖之。是歲夏。義滿聚兵幕府。遣

使罷賴之職就國賴之聞命即日上途其弟業氏勸其舉族訴屈不聽則遂圖廢立賴之不許乃赴其國讚岐已而義滿思其功命總管南海

六年庚申北朝夏五月小山義政起兵下野與宇都

宮基綱戰破之六月北朝光明上皇崩

弘和元年辛酉北朝楠正儀歸順

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耻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

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為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為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為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耻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為楠氏惜者謂之虛傳矣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為出援軍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揜也賴襄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

日本政記 卷之十四 東山 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升三年。帝崩。長慶帝卽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耻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

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蓋旣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清氏。唯恐旣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

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卽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並起。蓋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

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斃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心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

前此為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前此為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二年

壬戌○北朝
承德二年

春閏正月。左兵衛督楠正儀與山名

氏清戰平尾。敗績。

夏四月。北朝主禪位於皇子幹仁。

是為後小松帝。

是歲。山名氏清悉略和泉紀伊。獨吉

野屬行宮。

三年

癸亥○北朝後小
松帝承德三年

足利義滿置僧錄司。創鹿苑院

相國寺。課諸國守護助役。

元中三年

丙寅○北朝
至德三年

足利義滿定禪寺五山班位。

五年

戊辰○北朝
嘉慶二年

秋七月。足利義滿巡遊南海東海。

六年

己巳○北朝
康應元年

足利義滿西遊至巖嶋。遂如鎮西。舟

遭風還過讚岐。見細川賴之。尋召還京師。以其子賴元為執事。而決於賴之。

七年。庚午。北朝。春。楠氏與山名畠山戰。河內落合。敗還。

八年。辛未。北朝。冬。山名氏清作亂。犯京師。足利義滿

討而破之。誅氏清。初山名時氏為五州守護。時氏歿。子

師義時。義略地山陽。義理氏清攻取南海。於是山名氏

所領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時義二子時熙氏幸分襲

但馬伯耆守護。師義子滿幸與氏清譖之。義滿。義滿乃

遣二人攻時熙氏幸。走之分與其地於二人。十月。時熙

氏幸潛入京師。訴冤。請復邑。義滿欲見氏清。諭旨。氏清

不見。義滿怒。會滿幸有罪。罷其出雲守護。復時熙氏幸

邑。滿幸往界浦見氏清。勸舉兵。氏清然之。十二月。滿幸

舉丹波。義理以紀伊。並應氏清。氏清進軍男山。小林某

諫之。弗聽。義滿會諸將議戰。守避孰可。或舉尊氏義詮

故事。勸其避。不聽。乃自陣。一色詮範堀川第。令諸將陣

內野。一軍陣東寺。為犄角。大內義弘為先鋒。戰最力。逆

擊氏清。破斬之。小林某戰歿。細川賴元等亦擊滿幸。走

之義理乞降不許。後滿幸被捕殺。乃以山名氏地和泉紀伊賜於義弘。其餘盡分賞戰功諸將。獨氏幸所領如故而已。

賴襄曰。制馭天下。恩與威而已。恩懷之而威服之。相待而行。無恩則威不可以加。加之則怨我。無威則恩不可以施。施之則不德我。夫使之怨我。固不可。使之不德我。亦何以制馭之哉。足利氏之所以不能制馭天下者。無威而施恩也。夫足利尊氏非有智勇過人也。特因天下之厭王政而思武治。欲得一將種門望。

最高者。推戴之。各自分利耳。尊氏亦知之。是以割土地。頒金帛。務充其欲。惴惴然唯恐彼之缺望背我而去也。然背焉而去者。足相踵也。而不能禁也。既背復來。不問也。數背數來。坐成強大。不能削也。無佗。彼其初受封得賜。忸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德。一有不僂於已。掉臂而逝。饒使責而讓之。彼必曰。汝已叛其君矣。何以禁吾叛。汝哉。是尊氏義詮所以不能責諸叛將也。然既施之以恩。是我之恩也。被我之恩。而叛於我。我罰之而有辭。何所恤乎。况彼之所恃以叛我者。土

地也。甲兵也。皆藉吾所予。用以反噬。我是可誅。強無釋者矣。是義滿之所以用戈於氏。清義弘而不疑也。足利氏之威。於是始加天下矣。而後其恩能使人德之。非復如前二世也。昔者唐氏姑息藩鎮。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如不可措手者。至於憲宗平一淮西。而諸鎮震懼。恩威並行。韓愈稱其唯斷以成之。義滿雖不倫於憲宗。其斷以成之一也。是故人主患不斷耳。苟有以斷於中。何紛亂之不可治也。雖然欲斷之。必先謀之。不謀而斷。其斷不可達。適足以損其威耳。故貴

於謀。謀必有所與者。義滿有細川賴之與謀。猶憲宗之有裴度。所以能達其斷也。尊氏任高師直。如代宗之元載。義詮寵佐佐木道譽。如德宗之盧杞。所與謀如此。而惡乎斷。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九年。

壬申○北朝
明德三年

夏五月。足利義滿令畠山義深攻諸

城。楠氏亡。冬十月。義滿使大內義弘六角滿高來請

和。曰。駕還授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許之。二十八日。丙

子。車駕發行宮。群臣戎服扈從。閏月二日。巳卯。御大覺

寺。義滿欲用來降禮。遣使奏請帝。帝曰。朕欲用父子禮

相授。否則寧以神器斃。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滿高謂

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即真天子。不可違也。

兩統分立。五十餘年。至此而合矣。當其未合。孰為正。

孰為闕。或曰。神器在南。南為正。賴襄曰。不然。夫神器

之在南宜也。儻使在北，北爲正乎？南之所以爲正者，不在神器之在焉與否。夫後醍醐天皇爲祖宗復仇，雪王室之大耻，而猾賊再起，以其不僂於已也。更有所擁立，成兩帝爭統之狀，而已成志於其間。曰：吾非爭天下於天子，天子與天子爭也。天下之趨利無耻者，靡然服從，亦曰：吾仕北朝天子，非從足利氏也。不知其所仕者，乃足利氏之所門生視之也。豐仁親王之立也，至當時民間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將軍賜之帝位矣。夫如此，假使神器在於北，得謂之正乎？是以

少有人心者，皆相率以就於南。公卿然，武人然，愚夫氓隸亦然。而况於神器之靈乎？其不在於北，而在於南，宜也。祖宗之所誘爲也，天道也。而北人強詞求勝之，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夫無劍無璽，可矣。必以賊爲劍，以無耻無義之大臣爲璽，而謂之朝廷，是忠臣義士之所以不欲立焉。非以其無劍無璽也，而其立於南朝，亦非以其有劍有璽也。夫南之俸祿，不如北之利也。其官爵，不如北之有權也。而相與共其艱難，折首殞躬，肝腦塗地，子孫殲於賊手，澌盡灰滅，而不

肯背南而嚮北。有識之士患之也。是以舉南北合一之議。欲以慰其心而弭其禍也。抑後醍醐念祖宗濟民之心。不勝其樂位伸欲之志。求成此志也。而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公卿武人。愚夫氓隸。被此禍於五十餘年間。祖宗終不右此也。是以終絕其胤。而神器歸於北朝。傳祚無窮。亦天不忘祖宗之德。而眷其裔孫也。及至於此。何必論彼此哉。自天與祖宗視之一也。而足利氏猶曰。此吾家所立也。彼仇之者也。世之無識者。又追斥南朝。呼其忠臣義士爲國賊。顛倒是非。

如此。不知忠於南朝者。非特忠於南朝也。忠於祖宗也。微此輩。足利氏不肯顧公議。以戴皇族也。則此輩謂之忠於北朝亦可也。足利氏滅。而皇統儼在天下之心。莫不仰嚮。而神器奠安於千載。此輩亦可以瞑矣。襄故曰。祖宗之意。天人之心之所嚮。爲正統。正統所在。神器歸之。非神器所在。正統歸之。

或謂賴襄曰。子之論正統。似也。抑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諱曰。何居子。所謂北朝安在。曰。今朝廷是矣。襄曰。於戲。今朝廷者。神武以還。大一統之朝廷也。

何以曰北。曰北者。延元元中間。天子南遷。而賊臣私立君。當是時。南則正。北則僞。事南者榮。事北者辱。故不得不別其稱也。已而天悔其禍。祖宗誘其衷。講和議。成南北混一矣。夫以後龜山之瑣尾流離。其授神器也。不肯從降式。必用父子禮。足利義滿之兇威。而不能奪也。於是後小松始傳器受禪。尊後龜山為太上天皇。事懿禮善。足以盪滌前此分派之陋。上承列聖之統。而下顯示後世。蓋天與祖宗實佑之。非足利氏之所能為也。雖其後內有紛紜。而天命大定。以至

于今。賊臣之蟠據輦轂。濁亂朝廷。百餘年者。畢伏誅竄。朝廷復其清明。大其一統。如日月再中天。而山河皆明也。而何苦猶污其口吻。曰北曰北耶。夫曰北。則見其為足利氏之門生。而以小朝廷自處也。此非臣子之當諱者哉。今夫執童孺。問之曰。汝義貞正成徒也。則欣然喜。曰。汝尊氏屬也。則颯然怒。今自稱北朝。則勢必以足利為定策國老。而以新田楠為賊。甘背天下人心。萃萬眾唾罵。何哉。夫天與祖宗。既已援之。升於天矣。而不欲就。以冢中枯骨介意。而猶陷厠溷。

糞穢之中。終古不肯洗滌。是所謂自賊。賊其君者也。余則不敢。乃臣子之心已。此義不明。則萬世之後。天地再變。復有姦雄如足利氏者。擁立其所私僂。則今之自稱北朝臣子者。將胥率從之。是亦生一北朝也。吾懼焉。不可以不辨。

後小松天皇

諱幹仁。後伏見玄孫。北朝後園融長子。母通陽門院藤原氏內大臣公忠

之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五。曰。至德。嘉慶。康應。明德。應永。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二年。崩。壽五十

七。葬泉涌寺。

冬。閏十月五日。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天皇。嗣其位。藤原師嗣為關白。如故。十一月。宴於禁中。留十餘日。還御大覺寺。尋上尊號太上天皇。十二月。征夷大將軍義滿為左大臣。是歲。相模守細川賴之卒。義滿問其所欲言。曰。臣每憂山名氏強大為後患。今已誅鋤。臣可以瞑矣。復何言哉。義滿惋惜。親臨送葬。時論譴之。

明德四年癸酉夏四月後圓融上皇崩。

應永元年甲戌冬十一月關白師嗣罷以左大臣藤原經

嗣為關白。十二月征夷大將軍義滿奏請讓職於子

義持以義滿為太政大臣。義滿請太政大臣朝議謂平

相國以還武家無昇此官者。義滿怒曰天子我家所立

而不我聽則廢而自立以細川畠山為攝家清華誰能

禁我朝廷懼許之。

二年乙亥夏六月義滿辭太政大臣削髮曰道義。

四年丁丑義滿營別業北山起金閣徙居焉稱北山殿。又

造一殿禁內每朝就取安稱小御所每造朝公卿皆下

階拜跪嘗遊叡山擬上皇行幸儀。

五年戊寅春正月崇光上皇崩。三月關白經嗣罷以前

關白師嗣為關白。冬十一月鎌倉管領足利氏滿卒。

子滿兼嗣為管領。

六年己卯夏師嗣罷以經嗣為關白。冬十月大內義弘

作亂舉周防長門兵東據界城土岐詮直山名時清等

應之前大將軍義滿出軍男山遣畠山基國細川賴元

斯波義將等將兵三萬討之。十二月諸將攻拔城斬義

弘詮直時清等皆平。初今川貞世鎮筑紫。威惠並行。義弘說之曰。方今自強者興。守節者替。公宜與我及大友氏連結。以自強。貞世不聽。義弘慙懼。反譖貞世有叛心。義滿頗惑之。召還貞世。之其國遠江。義弘代任。兵力日強。是時鎌倉管領滿兼嗣立。凡事准擬京師。自稱將軍。第曰御所。執事稱管領。義滿遣使謂之。不服。遂有異圖。義弘潛通使合謀。欲東西夾攻京師。滿兼又陰招貞世。貞世封其書。上義滿。及義弘東上。滿兼亦出軍武藏府。聲言援京師。義滿諜知之。欲討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

乃授以足利莊。凡與謀者。釋不問。事乃寢。此役或勸義弘。及四方兵未聚。急攻京師。義弘曰。山名氏清唯長驅自疲其兵耳。乃大修城塹。然終敗。及亂。義滿召貞世曰。吾甚愧見卿也。又欲用以鎮筑紫。辭焉。或譖其通鎌倉。貞世懼。還遠江。事得白。又召至京師。待之如初。貞世父範國爲駿河遠江守護。長子範氏早歿。貞世爲嗣。及父卒。不肯立。立兄子氏家。傳兄孫泰範。細川賴之以是知其賢。薦爲彈代。義滿使泰範割駿河與貞世。泰範意貞世所請。故與義弘俱譖之。至是以貞世養子爲遠江守。

護。

賴襄曰。吾既論足利義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之有恩無威也。雖然。猶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於恩耳。義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誅氏清之叛也。曰夷義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其叛且亂乎。使其叛且亂者。義滿所致乎。曰然。夫山名氏數叛於尊氏。義詮之世。每叛有所侵略。既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義滿不行削讓。而又加河內紀伊。是氏清所以能叛也。幸而其子弟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義

滿因得施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大內弘世乘亂。擅有周防長門之地。賂於義詮左右。得授二州守護。又加以石州。既已強大矣。至於義弘。又譖今川貞世。得代其任。經略鎮西。故又加筑前。及賞誅氏清戰功。又加和泉紀伊。是義弘所以能作亂也。夫義弘雖雄跨西道。不得紀泉。何以能作亂畿甸哉。雖然。作亂畿甸。在義弘爲失計矣。義弘嘗欲與大友今川二氏連結。以謀跋扈。今川氏不肯而止。使果如其計。則義滿夷之。必費歲月。不能如拔界城之速。

也。果舉兵畿甸乎。亦舉之於義滿薨後。則義持之不武。何以制之。是亦義弘之失計也。義弘之失計。義滿之幸也。然則義滿之能誅夷二氏。雖由其武。抑亦有幸焉。誅夷之不可必也。而其叛且亂。則可必。養之使能叛亂也。故曰。雖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義滿罵義弘曰。豎子。恃其强大。不知迺公使然。則義滿亦自知之矣。而爲之何哉。豈未免襲父祖之遺習耶。或曰。加授泉紀於二人者。圖南朝也。猶近時織田信長之使諸將各取敵地以自封也。襄曰。譬之使鷹。信長縱

其饑者爾。義滿則縱旣飽者。彼寧肯爲我趨搏哉。將反搏我耳。

遺臣請立後龜山帝後如約不聽於是南朝餘孽所在起兵尋皆平。

稱光天皇

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長子母光範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日野資國女在

位十六年改元一曰正長崩壽二十七葬泉涌寺

八月天皇受禪時年十二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藤原教經為關白。

二十一年甲午冬十二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

二十三年丙申鎌倉管領持氏罷其執事上杉氏憲以上

杉憲基代之氏憲憲房之後世居山內憲基憲房兄憲

顯之後世居扇谷更為執事稱兩上杉持氏與氏憲有

隙奪其權冬十二月氏憲奉持氏弟持仲作亂攻持氏

持氏奔駿河依今川氏。

二十四年丁酉春正月義持令關東諸將援持氏攻復鎌

倉誅持仲氏憲。

二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大將軍義持殺其弟大納言義嗣

初義滿愛義嗣請超遷其官爵居北山第勢威出義持

右及鎌倉事起與氏憲通謀將襲幕府事覺遣兵圍之

削髮出亡至是獲殺之。

賴襄曰。足利氏之所以能得天下者。由其多割土壤。與諸將不恡。而所以不能治天下者。亦由於此。尊氏義詮創業於南朝未衰之時。勢不能不然。至於義滿天下戴足利氏之久。而南國日蹙。又能戡內亂。威令大振。不乘此時以裁制之。而仍襲父祖之遺習。動輒舉數州。加授將帥。賞而授之。猶可也。又有貶而授之者。豈姑息以希無事乎。抑欲驕而斃之乎。可謂無術者矣。而何以治天下。異時嘉吉應仁之禍。已胚胎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治天下。譬若縛薪。薪大而少。不若

小而多之。易縛束也。故縛薪者。逢其大而難縛者。析而小之。治天下者。逢諸侯之大者。亦析而小之。然後可使聽我約束。足利氏不知此術。宜乎其不能治天下也。其於將帥。既然於宗族亦然。尊氏之封少子以八州。強大其力。以制敵國。而鎮壓諸將。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其後恃其強大。每有圖宗家之意。將帥懷異者。亦翼戴之爲名。足以煽衆心。義滿不能究。纔賴其宰臣調停之。輒有所加恩。既加足利莊。又加陸奧出羽。或出彼之請。不能拒邪。不然。八州已爲天下勁

兵處而加以與羽其大極矣。不唯不能殺之。乃豐之。如此將何以制之。夫宗族之封。父祖之所授。不得無故殺之。固也。然大內之亂。關東黨援之。已有明證。加之讓削。我豈無辭。怨而叛焉。彼曲我直。異日義教之舉。固義滿所優為也。既克。改立其胤。誰曰不可。即不能然乎。所謂析而小之。不為無術也。諭旨推恩。封其庶孽。以分其勢。是賈生主父之所以策漢也。夫人情莫不愛其子。而子非一人。全傳一子。不若分傳數子之樂也。因彼之所樂。以施我術。何難為之有。而義滿

不為也。不特不為之於其宗族。亦不為之於其家。何者。義滿愛少子義嗣。崇高其位望。而不為之所。是以招義持之猜嫌。夫封建海內。宗族臣隸之邑。各跨數州而已。之子弟。無尺土之安。可不謂慎也。義滿何不以其所加予鎌倉者。以予義嗣乎。則可以制鎌倉而絕宗府之嫌矣。是一舉而兩得者也。誰憚而不為之。或以明德應永兩役之所沒收。不以盡予諸將。而以封子弟。使犬牙相制。亦不必忤物情。不知出於此。乃使義嗣死於義持之手。義持亦懲於此。盡僧其諸子。

是以有還俗之將軍。關東不服。至稱兵相圖。幸而得克。失其藩維。足利氏益孤立。而其臣隸益無忌憚。各憑強大。以相噬攫。而不可制。以至失其天下。豈非不知術之過哉。賴襄曰。不獨足利氏也。豐臣氏之所以得天下而旋失之。如此。

此等文字。雖入土之矣。然其意。實足以見。其時之亂。而足利氏之失。亦由於此。其言。不獨足利氏也。豐臣氏之所以得天下而旋失之。如此。

二十七年庚子秋。義持有疾。或告咒詛事。醫卜徒獲罪處。

流。朝臣亦有坐廢黜者。

三十年癸卯春二月。義持辭征夷大將軍。詔以其子義量

襲職。義持薙髮稱道詮。

三十一年甲辰夏四月。前太上天皇崩。後龜山

三十二年乙巳春二月。征夷大將軍義量薨。前大將軍義

持再視事。

三十四年丁未冬十月。赤松滿祐據其邑稱兵。前大將軍

義持遣諸將討之。不發。十二月。赤松持貞自殺。赦滿祐。

入京師持貞滿祐族也。有寵於義持。爭邑相訴。義持庇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遣諸將討之。諸將素疾持貞。連署訴之。請赦滿祐。義持不得已許之。持貞自殺。召還滿祐。

正長元年戊申春正月。前征夷大將軍義持薨。初義持懲

義嗣。悉使諸弟為僧。及義量早世無子。眾議立鎌倉管領持氏。持氏聞喜之。管領畠山滿家探籌石清水祠。得義圓。義圓時為青蓮院僧正。義持同母弟也。即迎入室。改名義宣。後改義教。即日叙爵。秋七月。天皇崩。上

皇議立崇光帝曾孫彥仁親王。初崇光南遷。後光嚴以弟立。傳至帝。崇光子孫退居伏水。至是得出受統。後龜山皇子翼立不得。怒奔伊勢。明年北畠氏越智氏奉之起兵。足利氏擊平之。以皇子歸。置之嵯峨。

後花園天皇

諱彥仁。後伏見五世孫。北朝崇光曾孫。父曰貞成親王。母數政門院源氏。

贈左大臣經有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八。曰永享。嘉吉。大安。寶德。亨德。康正。長祿。寬正。禪位。皇

太子。後六年崩。壽五十二。葬泉涌寺。

七月。天皇踐祚。甫十歲。關白藤原持基攝政。太上天皇後小松聽政院中。

永享元年。巳酉春三月。以足利義教為征夷大將軍。以正長號於將家為凶。奏改元。鎌倉猶用正長號。

二年。庚戌徙筑紫豪族於京師。

三年。辛亥春三月。太上天皇落飾。稱法皇。是歲大將軍

義教遊伊勢紀伊。制置南朝遺族。

四年。壬子秋。義教遊駿河。託觀富士山。實伺察鎌倉也。

五年。癸丑冬十月。法皇崩。葬後小松天皇。是歲義教

遣使於明。明使與我使偕來。

七年。乙卯秋八月。叡山僧徒有訴。入京師。幕府遣兵防却

之。

十年。戊午秋九月。鎌倉管領持氏逐其執事上杉憲實于

上野。冬十月。大將軍義教下教關東。發兵助憲實擊

持氏。十一月。執持氏囚于永安寺。

十一年。己未春二月。攻殺持氏。令上杉氏管領關東。初持

氏翼將軍。不得居常憤憤。曰。吾何屈還俗將軍哉。憲實

驟諫弗聽。上杉憲直一色直兼因譖憲實。持氏令二人

徵兵。兵多屬意憲實。不為持氏用。持氏不得已。自造山

內面論憲實歸罪。憲直。憲直逃藤澤。事乃釋。持氏冠其

日本政記 卷之十四 賴氏藏片
子賢王故事。鎌倉管領子元服。必受將軍偏諱。持氏不屑之。名曰義久。諸將皆賀。憲實不賀。出奔上野。訴之京師。義教以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教朝爲大將。分道東伐。與憲實合。關東將士多應憲實者。持氏立其子義久。使三浦持高輔之。守鎌倉。自軍武藏。當教朝。憲實遣上杉憲直防持房。持房大破憲直于早川尻。進逼鎌倉。三浦時高叛通京軍。執義久。諸軍合圍持氏。持氏兵散亡。窮蹙欲自殺。憲實遣使止之。諭諸將解圍。持氏削髮徙永安寺。憲實歸罪。憲直直兼誅之。馳使京師。請宥持氏。

死弗聽。至是使諸將逼持氏自殺。命憲實爲管領。憲實固辭。使弟清方嗣家居山內。自削髮。退居伊豆國清寺。賴襄曰。足利氏開軍府于京師。而置宗藩于鎌倉。鎌倉之有上杉氏。猶京府之有細川氏也。皆有輔佐之功。而亦有逼犯之禍。細川猶有畠山斯波之僚。足以相制。至於上杉獨任世襲。如二君焉。焉得無禍哉。然賴其分爲兩家。更任執事。是以爲之上者得以暫安耳。而京府則利其危也。如尊氏自封其子。無論已。自義詮義滿。族屬漸疏。每與鎌倉相圖。故誘上杉氏以

制之。而上杉氏亦援京府以爲重。君臣之際常有嫌隙。爲將軍者以爲是彼之不利。而我之利也。獨上杉氏憲之叛持氏也。將軍義持不援氏憲。右持氏何也。氏憲之黨有義嗣。義嗣者義持之弟。其所深忌也。故右持氏除氏憲。其心私也。而其跡則公矣。足以服關東將士之心。及義教之繼爲將軍。持氏亦與執事憲實。有隙。則右憲實以斃持氏。蓋義持無嗣。持氏翼立而義教脫僧服登壇。故其心不服。憲實以爲口實。訴之義教。中其所忌。以得其援。義教之意必曰。吾乘此

時斃而滅之。父祖之所欲爲而未能也。而吾能之。其實非義教能斃持氏也。持氏自斃於強臣之計也。而義教右臣滅君。何以服將士之心哉。是以如結城氏朝者。奉持氏之孤起兵。亦命憲實平之。非憲實肯循義教令也。自除其患也。其後將士再求遺孤爲主。而上杉氏更戴將軍之子。將士仍不之將軍之子。而之管領之子者。可以見人心也。故治天下者。常從人心所嚮。以成其事。事成而天下仰吾權。不從人心所嚮者。雖克於一時。而未久而壞。壞則我權廢矣。觀義持

日本此言 卷之十四 東日流片
義教之所爲。不其然乎。爲義教計者。縱使不右持氏。攻而囚之。更立其子。或折其封。以傳數子。誚憲實之不臣。代以衆望所屬。則一處置而關東之心盡悅服。自是以往。廢置鎌倉君相。其權盡歸於京府。惜乎義教之不足以語此也。義教已夷鎌倉。自以爲無復足患者矣。愈益矜驕。以致將帥之不服。嘉吉之禍。應仁之亂。相因而作。子孫終爲細川氏之所弱。雖擁空名於上。而與鎌倉奚異哉。

十二年。庚午春正月。結城氏朝奉故管領持氏遺孤春王安王起兵。討上杉氏。秋七月。上杉憲實以大將軍義教令率諸軍攻之。

嘉吉元年。辛酉夏四月。結城城陷。獲春王安王。氏朝舉族歿之。五月。大將軍義教殺其弟義照。義照爲大覺寺僧正。與後龜山皇子親善。聞關東兵亂。勸皇子乘此時以遂夙志。密遣人約菊池氏起兵。竊自蓄髮。事覺逃匿。竟被捕殺。六月。赤松滿祐弑大將軍義教。奔據其邑。秋八月。詔以義教子義勝襲職。遣諸將討滿祐。山名持

豐與族教之教清先進。九月攻滿祐白旗城。誅滿祐。持豐等盡領赤松氏地。初滿祐族曰貞村。自叔父持貞與滿祐相隙。義教寵貞村。每事抑折滿祐。遂欲割滿祐所領與貞村。滿祐積怨。因饗義教其第。弑之。奔播磨。管領細川持之與畠山持國議立義勝。生八歲。細川持常受征討命。以與滿祐有姻。逗留不進。滿祐逆擊蟹坂。大破之。已而持豐破美作而入。遂滅赤松氏。持豐時熙孫也。滿祐兄子教祐逃依少貳嘉賴。幕府令大內教世討嘉賴。破而走之。盡并其地。山名氏大內氏復興。

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而可。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教之所以遭弑者。安在。在其待將帥無恩意耶。驕而不加禮矣。信纔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滿祐而恐不免焉。賴襄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義教之速此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之遭弑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教則不然也。義教自以爲威權已立。爲可恃也。不知足利氏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

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夫妻。人人知之。不知非有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怛怛。則輕之。輕之之至。心嚮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斃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

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帥皆如驕婦。不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哮。不足恠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幸時無事。優游宴晏。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訴而不得直。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教討之。而諸將不肯往。連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矣。而義教則以為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

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怨填胸。而義教不以爲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從子。欲諭滿祐割予之邑。爲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嚮叛焉。莫我能誅也。今弑焉。誰能禁我。是其所以敢割。及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忸前役。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

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氏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二年。壬戌。冬。十一月。義勝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畠山持
 國為管領。秋。七月。義勝墜馬。薨。管領持國議立義勝母弟
 義成。生八歲。後改名義政。太。九月。南朝遣臣藤原有光
 資親。楠次郎等。奉後龜山帝皇子為主。稱中興宮。夜入
 禁內。奪神器。遣兵追擊。獲神鏡寶劍。文安元年。甲子。秋。八月。有光資親助南朝皇子。擁神璽。據
 叡山。大和紀伊河內兵並起應之。管領畠山持國說山
 徒為內應。皇子自殺。有光資親次郎等歿之。諸國應者

二年。壬戌。冬。十一月。義勝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畠山持

國為管領。秋。七月。義勝墜馬。薨。管領持國議立義勝母弟

義成。生八歲。後改名義政。太。九月。南朝遣臣藤原有光

資親。楠次郎等。奉後龜山帝皇子為主。稱中興宮。夜入

禁內。奪神器。遣兵追擊。獲神鏡寶劍。文安元年。甲子。秋。八月。有光資親助南朝皇子。擁神璽。據

叡山。大和紀伊河內兵並起應之。管領畠山持國說山

徒為內應。皇子自殺。有光資親次郎等歿之。諸國應者

徒為內應。皇子自殺。有光資親次郎等歿之。諸國應者

徒為內應。皇子自殺。有光資親次郎等歿之。諸國應者

皆平。

二年^丑冬十一月。關白持基薨。以左大臣藤原房嗣為

關白。細川勝元為管領。是歲。關東將士請立故管

領持氏季子成氏為鎌倉管領。上杉憲忠執事。憲忠憲

實子。

四年^{丁卯}夏六月。房嗣罷。以太政大臣藤原兼良為關白。

冬十一月。畠山氏兵攻敗紀伊兵。殺南朝皇孫。傳首

京師。皇孫後村上皇子泰成之子。先是楠次郎弟某奉

之起兵。保紀伊湯淺城。至是遇害。某歿之。

寶德元年^{壬巳}夏四月。義政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是

歲。畠山持國再為管領。

享德元年^{壬申}冬十月。細川勝元再為管領。

二年^{癸酉}夏四月。兼良罷。右大臣藤原持通為關白。

三年^{甲戌}春。令士民不辨負債。稱平均德政。秋七月。持

通罷。左大臣藤原房平為關白。八月。盜焚畠山持國

第。初持國老。削髮曰德本。擁立二將軍。爵至三位。得乘

網代輿。負功專橫。其家臣多為不法。公卿將士皆諂事

之。獨山名持豐勢不相下。細川勝元娶持豐女。相比與

日本政言卷之十四
德本抗德本無子。養弟持富子政長爲嗣。已而生義就。義就母日短政長。其母乃與醫卜謀。佯爲狂病。卜者曰。必有近親咒詛者。德本意政長所爲。是歲夏四月。德本立義就爲嗣。欲殺政長。政長逃依勝元。勝元持豐接政長。畠山氏家臣皆往從之。已而德本第火。德本逃入族滿則家。義就奔河內。依家宰游佐某。德本使人謝勝元。幕復立政長。自屏居建仁寺。勝元乃以政長入謁幕府。幕議知火畠山氏第者。勝元持豐所爲。勝元歸罪家臣磯屋某。斬之以說。持豐又因勝元謝退居。但馬事乃釋。

冬十二月。鎌倉管領成氏殺其執事上杉憲忠。奔古河。成氏已長。怨上杉氏殺其父。與故結城氏朝子成朝謀。殺憲忠家宰長尾景春等。立憲忠弟房顯。兵攻成氏。成氏奔。房顯入鎌倉。自稱管領。
康正元年_{乙亥}夏五月。以赤松則尙爲播磨守護。山名持豐攻則尙殺之。先是畠山德本以赤松氏不可絕祀。赤松滿則子則重不與嘉吉之逆。因立則重。邑於播磨。持豐怒曰。吾以功受封。豈容賊徒遺種。發兵殺則重。則尙教祐弟也。細川成之請而立之。赴播磨。乘持豐之蒙譴。

退居也。亦為持豐所擊殺。六月。房平罷。持通再任關

白

長祿二年戊寅秋八月。先是中興宮之遇害也。南人復立

其子。擁神璽。居吉野山中。赤松氏遺臣石見某等往佯

事。刺殺之。奪璽。還獻。請立赤松氏後。以赤松政則為加

賀守護。使石見率舊臣奉之。持豐又使盜刺殺石見。持

豐削髮曰宗全。為人面色赤。人呼曰赤入道。冬十二

月。藤原教房為關白。

寬正二年辛巳冬十月。大將軍義政遣其弟政知居伊豆。

先是兩上杉氏與足利成氏連年構兵。關東大亂。因請
得主奉政知於堀越。稱堀越御所。然關東將士多歸心
成氏。

四年癸未先是畠山義就奔河內。畠山政長攻之。不克。義

政兩和解之。共入京師。已而義就忤旨。復奔河內。細川

勝元遣兵援政長。攻陷若江金胎寺二城。圍義就於岳

山。義就善守。累年不下。是歲岳山陷。義就逃入高野。

持通復任關白。

五年甲申秋七月。天皇禪位於皇子成仁親王。是歲大

將軍義政奏以其弟義視為嗣。任左馬頭叙從五位下。居今出川第。細川勝元管領初義政娶藤原重政女。曰富子。無子。弟義尋為僧。充淨土寺門主。義政欲養為嗣。義尋恐其有渝。辭。義政曰。吾後有子。襁褓為僧。誓不渝也。義尋乃蓄髮。改名義視。

日本政記卷之十四

